

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中杨贵妃娇媚的情态令人印象深刻；宋词中描述的女性多有慵懒、忧郁和病态之美。宋代，在理学思想的禁锢下，女性的地位日益低下。一些文人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人，极力限制女性的自由行动。因此，宋代女性的化妆，自然不会像唐代那样浓艳，但步骤基本是从前朝延续下来的。如檀色点唇、贴花、黛眉、涂鹅黄等这些形式，至宋代依然流行。此时的粉盒造型却更加精致美观。以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花棱形粉盒为例，其翻模成型，花棱凹凸排列紧密有致，如一朵绽放的菊花。青白釉面，色泽淡雅，再现南宋瓷器精致典雅之美。

## 粉黛宝奁 暗香盈袖 唐宋瓷粉盒点缀女性之美(下)



南宋青白瓷粉盒。杭州博物馆藏



唐代长沙窑褐彩绘花鸟纹粉盒。



唐彩绘仕女陶俑

### 壹

#### 拥有独立的审美境界

女性的妆奁，不仅仅在于面部头部，还有形体。唐代女性多以杨贵妃的丰腴为美；宋代王朝推崇理学，崇尚温润内敛的复古之美。所以，女性的妆容和体态优雅古朴，而内敛修长。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，女性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，也就是波伏娃所说的“第二性”。对于这种从属地位，古代中国女性有过太多的斑斑血泪史，例如“缠足”。她们颠着小脚，淡妆浓抹，仿佛如波伏娃所说的：“关心美貌和盛装打扮是一种工作，可以让她们占有她的容貌，就和通过做家务占有她的家一样；于是，她的自我仿佛是她自己选择的，她自己再造的。”因此，不论是皇宫贵族出生的女子，还是小家碧玉出生的女子。化妆，是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仪式。

客观上讲，宋代有才华的女性，没有完全生活在男性审美文化的背景下，而是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审美文化和境界。如李清照、朱淑真、张玉娘等女词人，在词的创作上都表现出了各自的文学艺术天赋。在李清照的词中，有她对魏晋风度和文士气节的赞赏，“所以嵇中散，至死薄殷周。”学识的渊博，使她看到了

一般女性看不到的精神世界。女性之美不仅是容貌的美丽、身段的婀娜，和那粉黛香奁中飘散出来的浓妆和香艳，而是男女性别之间精神与灵魂的平等。

### 贰

#### 浸润时代的审美情趣

唐宋时代的粉盒，是一个从简洁大方逐步走向细腻温婉的表达过程。例如同是花鸟纹粉盒，唐代长沙窑一件褐彩绘花鸟纹粉盒体积相对比较大，目测直径约10厘米多。盖顶圆似馒头，由中心向外，饰四道凸弦纹，造型丰满而流畅。施青釉，色泽青灰。胎体不似越窑紧致，略显粗松。盒盖面饰褐彩花鸟纹，鸟首向左侧。双翅张开，作飞翔状，尾翼偏左延伸。鸟下绘花纹，呈扇形相叠，向两边伸展。纹样舒展大气，给人以田园趣味之韵。而一件于杭州浙大玉泉校区宋墓出土的北宋越窑花鸟纹青瓷粉盒，施滋润光滑的青釉。粉盒盖面外缘饰一周划花花草纹与弦纹装饰带，中间饰刻花花鸟纹，上下分饰刻花卉纹。两鸟双翅张开，交颈，喙喙相对。纹饰凸起，布局对称而疏密有致，令人产生对美好爱情的遐想。

如是风格的转变，与时代的文化背景 and 审美情趣有关。对于唐代审美情趣，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是这样说的：“一种丰满的，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，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。即使是享乐、颓丧、忧郁、悲伤，也仍然闪烁着青春、自由和欢乐。”这一点，唐三彩和唐代墓葬的壁画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。在唐懿德太子墓道的墙壁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女性的风采。画面上的人物，虽然已经是那样的斑驳，但是那一个个仕女体态丰腴，有着华丽

的衣着和浓艳的面部彩妆。娥眉，红腮、樱桃小嘴，双目平视，微微昂起的头颅上顶着高高的发髻，衣纹线条丰满而流畅，有着优雅婀娜的神韵。有尊唐代彩绘仕女陶俑，是一尊少女塑像，她身材丰满，曲线优美，一条橙黄色的花披巾，由前向后自然地搭在双肩上。她侧着头，双手环抱腹部，面部流露出一种自傲而俏皮的传神表情。

宋代女性在面容和衣饰的妆扮上，则表现出与唐代截然不同的风格，由唐代的丰满圆润变成孱弱纤细的清瘦之美。鹅蛋脸型，细长的柳叶眉、精巧的鼻子、小巧的嘴，神情中流露出一种慵懒和惆怅的病态。南宋陈清波的歌步月图团扇，画面中表现的应该是中秋时节，宫中的嫔妃瑶台拜月的场景。几位女性人物身材修长，面容清秀俏丽，仪态端庄贤淑，服饰设色典雅。出土于江西鄱阳景定五年洪子成夫妇合葬墓女戏俑，在制作上应该并不粗糙，从服装长裙的前摆和头饰的细节上，可以看出它当时的考究。服饰的施彩和脸部的彩妆或许已经脱落殆尽，原本手中所拿的乐器也已经残破，但是其面容流露的是一种无法掩饰的忧郁感，全然没有了唐代张扬华丽的气氛，如李泽厚在《美的历程》中所述：“……这一点便十分清楚，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，而在闺房；不在世间，而在心境。所以，从这一时期，最为成功的艺术部门和艺术品是山水画、爱情诗、宋词和宋瓷。”

### 叁

#### 寄托情感的心爱之物

我们再看女性的妆奁在唐宋诗词里的文采。唐宋诗词中对女性面容、情感和心灵的细微描述，是两个时代女性情态和心理的自然阐释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，点出了杨玉环惊艳的美貌，以“粉黛”指代整个后宫嫔妃。整首长诗中似乎看不到杨贵妃有半点伤春、忧愁、慵懒的情绪。只有那美貌和霓裳羽衣伴着丝竹的娇美情态。

以晚唐诗人韩偓为主，专门以女性脂粉裙裾为主体作诗，形成了一种“香奁体”诗体。韩偓的《香奁集》就是代表

作，被宋人称之为“皆裾裙脂粉之语”。他的一首《自负》，写出作者沉溺于声色狗马和醉生梦死情状的一个缩影。在古代文学史上“香奁体”对后世的诗词发展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
宋词中描述的女性多有慵懒、忧郁和病态之美。如：苏轼的《蝶恋花》：“蝶懒莺慵春过半。花落狂风，小院残红满。午醉未醒红日晚，黄昏帘幕无人卷。云鬓鬅松眉黛浅。总是愁媒，欲诉谁消遣。未信此情难系绊，杨花犹有东风管。”作者以写景过渡到写人，以慵、懒、狂、残、愁、难等字，烘托出一个伤感的，带有病态柔美的女性。

李清照，擅长用白描的手法，刻画人物细腻、微妙的心理活动。然而，却极少有人探到她“心灵中的种种隐秘”。陈祖美先生从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一词，解析李清照内心的哀伤：“香冷金猊，被翻红浪，起来慵自梳头。任宝奁尘满，日上帘钩。生怕离怀别苦，多少事、欲说还休。新来瘦，非干病酒，不是悲秋。休休！这回去也，千万遍阳关，也则难留。念武陵人远，烟锁秦楼。惟有楼前流水，应念我、终日凝眸。凝眸处，从今又添，一段新愁。”陈祖美先生认为：这才是包裹着作者心中无法言说的隐秘，因为无子嗣，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婚姻并不是以往人们想象的那么美满。赵明诚有“天台之遇”愿作“武陵人”；“千万遍阳关，也则难留”。李清照本该是位戴上“铺翠冠儿，捻金雪柳”，有着优雅气质的美少妇。然而，梳妆对她似乎没有意义了，可惜了那华贵的梳妆镜匣，粉黛香奁，金银首饰。“泪湿罗衣脂粉满”“任宝奁尘满”或“日晚倦梳头”等，都可谓李清照心理的微妙写照。

粉黛香奁，是古代女性把玩和寄托情感的心爱之物。从对唐宋瓷粉盒轻轻地抚摸中，遐想数百上千年前使用过它的人，会感受到它内敛、沉静之美。它与粉饼、妆奁匣以及发饰、金银玉器是相互连缀的。物与人联系起来，才能使物再现应有的意义。

据文汇报



南宋陈清波的歌步月图团扇。